

南投唯一鄒族部落 久美復振沉睡的文化

文、圖 / Na'U



鄒族與布農族共舞的壁飾。

仰望玉山四時變化，俯眺陳有蘭溪奔流，南投信義鄉素有「梅鄉」美稱，而冬季滿山遍野綻放雪白梅花的久美部落，就藏著遊客口耳相傳的私房秘境。久美部落位處高海拔及擁有好水質，孕育四季豐盛農產，像是高麗菜、青椒、蕃茄、彩椒等，還有沐浴初冬暖陽的敏豆，就脆綠飽滿地掛在棚架上，農民趕忙採收上市集。

山明水秀、物產豐饒、地靈人傑，以布農族人口居多的信義鄉十四個村中，久美是唯一有鄒族生活的部落。鄒族與布農族共同居住的雙族群特色，不但成為鄉公

所發展重點，更激盪交織許多族群融合的獨有人文內涵。

因為申辦「Cou 與 Bunun 民族教育實驗課程」，久美國小在民國 110 年底揭牌成為國內第二所雙族語實驗學校，同時啓用在九二一震後受損嚴重而重建的新建校舍及操場。斬新校舍獲選建築園冶獎，隨處可見鄒族及布農族圖騰，校園一角還打造兩座族群傳統建物，成為學童文化學習場域。包括以頁岩打造布農族工寮，以及以柳杉、孟宗竹、桂竹及茅草、黃藤搭建的鄒族 hufu（涼亭）。

拋石祭濡染文化 久美實驗學校並重鄒與布農

前不久才舉行過開墾土地的立竿儀式，在正式種植小米前，久美國小的文化體驗課，這天要進行的是布農族的拋石祭。布農學童分別列隊卓社、郡社，再加上鄒族共三隊，在充滿氣勢的威嚇退敵吶喊之後，小勇士們衝上前線，奮勇抗敵！拿在手上丟擲對手的彈藥，是一旁團結合作的小女生們，用培養土迅速捏製的圓球。布農族老師幸漢強解釋，布農族拋石祭中，勇士會互擲象徵惡靈的石頭，當石頭擊中勇士而四散時，意謂著惡靈破散，得以讓小米受到庇護而成長茁壯。學校課程以土球代表石頭分隊比賽，安全考量之外同時寓教於樂。

久美國小族語課程也是雙族群同步進行，教室內上的是布農族語，窗外走廊上則是鄒語教學。布農族語老師說，混齡教

學讓高年級生當小老師帶動中低年級生。有趣的是，不同族群間還會互相激勵，考過布農族語認證後，再繼續挑戰考鄒語認證。

復振鄒族文化語言 學童重拾族群自信

一旁的鄒語課程，安美英老師正透過圖示與問答，讓小朋友思考了解外觀與建材相似的 hufu（涼亭）與 kuba（男子集會所），兩者的文化意涵與用途差異性。嫁到久美三十年的安老師，見證鄒族的起落，因此積極用心投入族語教學，希望藉此重振式微的鄒族語言。前年，久美學童在族語朗讀比賽贏得特優，彷彿宣告著鄒族再起，令她感動不已。

如今鄒族孩子們可以用自己的語言，大聲說自己的文化，端賴數年來的點滴灌溉耕耘。文一丞老師回想五年前返鄉任教



久美國小在民國 110 年底揭牌成為國內第二所雙族語實驗學校。



拋石祭育教於樂。



鄒語課程。

時，學校沒有鄒族課程，他跟小朋友都缺乏族群認同感，連傳統服都不敢穿，直到轉型實驗小學後才見轉變。校長田春梅女士舉例兩個族群小朋友鬥嘴時的用詞歷程，觀察到自我身分認同的改變：以前聽到的是「我不是鄒族」；一段時間之後改口為「我是鄒族耶」；到近來則感染布農小朋友會跟著表示「我也想當鄒族」。

學校在文化溯源的過程中，藉由拜訪耆老，讓老人家塵封腦海的記憶被重視，同時觸發部落中生代的尋根動力。田校長說，文建站老人家們受寵若驚，因為過去的族群所見所聞，此刻成為學童的活教材，間接拉近老少輩情誼；而家長則在臉書發文，因為孩子寫作業問到自己沒有機會了解的族群歷史，從而思考重新學習自己的文化。

“ 曾為 Luhtu 開拓先鋒 久美鄒族一度強盛 ”

久美部落曾是鄒族 Luhtu（鹿楮）大社中，扮演開拓傳統領域先鋒角色的小社。日治時期之前，南投強盛的 Luhtu，與阿里山鄉的特富野（Tfuya）、達邦（Tapangu）、伊姆祝（Imucu）等同列鄒族四大社。不過隨著政權更迭、環境變遷，勢力衰退，以及布農族、漢人等大量遷入，久美部落鄒族人口由盛轉衰。

現任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委員的文高明，數十年來致力於田調踏查以及文史研究，在他設立的北美鄒工作室內，清楚描繪呈現 Luhtu 以及久美部落的發展脈絡。

以工作室內陳列的許多遺址挖掘而出的古物做為佐證，文委員說明，考古學家發現，一千年前，鄒族即已在此活動。直至今日，文家祖先那塊久美第一座水田裡，還有許多石棺陸續被發掘。

實地走訪 Luhtu 大社位於尖山下的 Kuba（男子集會所）遺址，建物四周墩座依舊清晰可辨。耆老回憶，當時參與 Mayasvi（戰祭／團結祭）的人數可以圍舞三圈，可見當時勢力之強盛。爾後由盛轉衰的原因，文高明說，除了先有東埔納戰爭導致傳統領域退縮；後來又因伊姆祝大社社界失守，大量漢人挺進開發；此外，

布農族的遷移、傳染病爆發以及宗教進入部落，在在都削弱了 Luhtu 的根基。

布農族落腳久美定居，則肇始於日治時期的遷移管理。文高明說，最早抵達久美的布農族是民國初年躲避日本政權查緝的郡社家族 (isbukun)；民國 32 年則有較多卓社布農族 ((take-todo) 被日本強迫遷入。九十幾歲的鄒族耆老方明阿蘭，回想起當時布農族甫到久美一無所有，鄒族展現誠意接納並分享土地與食物的景象。而布農耆老史春發，回憶祖父口述，印證當時四處奔波終於獲准落腳久美的這段淵源，並謹記先祖交代要感念周鄒族的這份恩情。

“ 神樹從未倒下 久美鄒族復振在即 ”

儘管久美部落如今布農族人口多過鄒族，部落常見對話用語也從古早的鄒語轉為布農語。然而，久美 Kuba 舊址旁的雀榕神樹，三度倒下卻又三度萌芽茁壯，堅韌的生命力，有如久美鄒族復振文化的信念，始終在靈魂深處澎湃激昂。

鄒族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甘萬德說：過去阿里山特富野大社曾因宗教因素，讓 Mayasvi 祭典中斷十幾年，想復振卻有困難，久美耆老們於是風塵僕僕遠赴特富野傳授。而久美部落最後一次舉辦 Mayasvi 遠在民國 45 年，如今要找回這些失傳的祭

儀，則要借力阿里山特富野及達邦兩大社。

就在民國 110 年 10 月底，久美部落邀請特富野以及達邦兩大社領袖、巫師等人來到久美一起研討如何復振鄒族文化。兩大社允諾，將協助久美重建 Kuba，培育文化人才並傳授祭儀，讓停辦了一甲子的核心祭典重現曙光。此外，政府行政部門的認同，更讓久美復振的天時地利再添人和。兒時曾居住久美、具有鄒族血統的信義鄉長全志堅對此事樂見其成，明確允諾將釋出公有地，為久美鄒族聚會所尋找場地困境解套。

鄒族文化發展協會積極扮演火車頭角色，復振祭儀與文化，雖然仍有不同聲音等待協商，卻已凝聚多數人的認同。沉睡數十年的鄒族文化，如今終於被喚醒，找回族群根源，同時讓鄒族與布農族，繼續譜下永久美麗的情誼樂章。📍



跨足扎根的神樹林蔭遮天。